

# 午后有雷阵雨

■孙道荣

总是等你吃过午饭后才来的客人,那是夏天的雷阵雨。

上午略微清凉,你要忙,它不来叨扰你;中午,你忙里偷闲,扒拉几口午饭,它更不愿来惊扰你。必得等到午后,烈日已经偏西了,大地已经被烤得冒青烟了,快要失火了,它来了。

午后的雷阵雨,跟夏天一样,是个急性子。夏天从春天赶来,尚间隔了最后一个夜晚,让你春风沉醉,午后的雷阵雨,那是说来就来,比曹操还快。

刚刚还是晴空万里,遥远的天边突然升起一团云。天边离你很远,天边的那团云却离你很近,它能在几分钟内,急行军几百里,一路翻滚,狂奔到你的头顶。如果你躺在树荫下睡午觉,奇怪着梦乡里的树荫,怎么忽然变得浓密了?那团云就先在你的头顶响一声炸雷,把你的浅梦给活活炸醒。树荫是挡不住午后的雷阵雨的,它的每一滴雨珠都能像子弹一样,穿过密密的树冠,砸在你的脸上,炸开一朵水花。赶快找地方避雨吧,虽然午后的雷阵雨,总是让路上的行人根本来不及找到能够避雨的地方。

我们村的老李头,从来不敢在夏天的午后打个盹。他已经老得不行了,往哪一坐,都能眯上眼,快速进入年轻时就做的那个美梦之中。但夏天是个例外,他一刻也不敢将眼皮合上。他已经干不动别的农活了,队长就让他在晒场上工,也不用干别的活,只负责看天,盯住随时来访的客人——午后的雷阵雨。村头的大喇叭里,每天早晨播放的县气象台的天气预报,都是“午后局地有短时雷阵雨”。局地是哪里,短时是何时?这不等于

没预报吗?还得靠老李头,他能一眼就看出,哪团云是来真格的,哪团云只是虚张声势。

有一天午后,两点来钟,烈日当头,万里无云,晒谷场上晾晒着上午刚收割来的稻谷。老李头忽然走到晒场边,手搭凉棚,眺望着西北角。西北角几十公里外,矗立着我们那儿唯一的一座山。老李头突然一声大喝:“不好,快点烟火!”晒谷场平时只有两三人负责晾晒稻谷,遇到“午后有雷阵雨”,哪里来得及抢收?村里人便约定,雷阵雨若要来了,就像古人一样烧火放烟,在地里干活的人见到烽烟,就赶紧全部放下手头的农活,从四面八方奔向晒谷场帮忙抢收。但我说了,那天是万里无云啊,在地里干活的人仰起头,看看天,没有一丝云,雷阵雨的影子也没啊。大家就犹疑着,到底要不要赶去晒谷场呢?这急得老李头直跺脚,直骂娘。等到眼尖的人也发现西北方向山尖上,果然起了一团乌云,这才全部拔腿狂奔。可他们的两条腿,哪有午后的雷阵雨跑得快,眨眼之间,天空就乌云密布,狂风大作,裹挟着豆大的

雨点,噼里啪啦地砸下来。那场午后的雷阵雨,让我们村损失了三四亩地的稻谷,每一滴雨,都砸在了老李头的心尖上。

从此再也没人敢质疑老李头的判断。别的村可没有老李头,他们怎么办呢?他们就盯我们村的晒谷场,我们抢收了,他们也赶紧跟着抢收。但午后的雷阵雨,一定是一个被天气预报宠坏了的孩子,脾气古怪着呢,有时候云起风,风卷云,云炸雷,却不下一滴雨;有时候东边的村子已经暴雨如注,像水库决了堤一样,南边村的晒谷场上空却艳阳高照。这时候,站在晒谷场上的老李头,瞅瞅东边,又瞅瞅南边,粗糙的大手摸着自己的头,恍若摸的不是自己的脑袋。

我离开村庄久矣。城市上空,也时时“午后有雷阵雨”,人们只是赶紧关上了窗户。午后、局地、短时的雷阵雨,来得急,去得也快,并不能将酷暑赶走,但它总能带来一丝短暂的凉意。

这个夏天太热了,不知道今天午后有没有雷阵雨?我抬头看看天,我们在等着你呢。



(视觉中国)

# 漫忆包书皮

■郭柯柯

忆起小时候上学包书皮的往事,我就会不由自主地会心一笑。哦,那不仅仅是一段关于书本的回忆,更是一段流淌着纯真与梦想的年少不知愁的岁月。

那时,每当新学期伊始,我总会怀着激动与期待,迎接那一本本崭新的教科书。而包书皮,便是我与这些新书之间的第一个亲密接触。

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新学期的教科书如同一位位远道而来的贵客,被我小心翼翼地捧回家中。我的脸上写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新学期的憧憬。而包书皮,则是我将为这些新书精心准备的“礼服”。牛皮纸、报纸或是精美的包装纸,都成了手中的宠儿。我小心翼翼地裁剪、折叠,生怕弄皱了纸张,破坏了那份完美的期待。

牛皮纸,那是那时候最常用的

材料。它质朴而坚韧,仿佛能承载起我所有的梦想。我将其平铺在桌面上,用铅笔轻轻勾勒出书本的轮廓,然后小心翼翼地裁剪。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仪式感,仿佛我正在创造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。有时,我也会尝试用一些新的材料,比如旧报纸。那些印满文字的纸张,会在我的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。我将报纸上的文字、图片巧妙地与书本结合,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风格。每当有同学看到我包的书皮,总会发出啧啧的赞美声。

除了牛皮纸和报纸,精美的包装纸也是包书皮的选择之一。那些五彩斑斓、图案各异的包装纸,让书本变得更加生动有趣。我会精心挑选每一张包装纸,确保它与书本的内容相匹配。

包书皮的过程不仅是对书本的一种保护,更是我与书本之间建立深厚情感的一种方式。每一次翻动那

些被精心包裹的书本,我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过去的温暖与陪伴。有时,我会在书皮上画上可爱的图案,或是写上励志的名言。那些图案与文字,仿佛是我与书本之间的秘密约定,见证了一同成长的足迹。有时,我们同学之间会互相交流包书皮的技巧与心得,比较着谁的书皮更加美观大方。每当有人包出新颖别致的书皮时,总会引来一片赞叹之声。那些有趣的包书皮经历,成了我们课间休息时的热议话题,增添了不少欢乐与笑声。

包书皮的过程,总是充满了无穷的乐趣。我们像是小小艺术家,用双手创造出一件件独一无二的作品。那时,包书皮不仅是一种保护书本的方式,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。时光荏苒、岁月如梭,那份对书本的热爱与珍视从未改变,对知识的渴望始终如一地铭刻在我的心田。

# 我的电影情缘

■曾耀文

我是在农村长大,小时候看电影的机会非常少。1979年,我来到城里参加工作,看电影的机会多了,虽然学徒工资只有23元,电影票价2毛,我还是从伙食费中克扣出来看电影,加入工会组织一个月可以免费发两三次电影票,我一参加工作就迫不及待地写申请书要求加入工会组织,就是为了免费看电影。看电影我们那时不叫“看电影”,叫“洗眼睛”。同事朋友常常请我看电影,“走,洗眼睛去”,我也会请他们,礼尚往来嘛!

1982年,《少林寺》上映。当时电影引发的热潮,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。我们单位离电影院才几十米,一到电影院进出场时间,门前那条小巷就人山人海寸步难行。我心不在焉,电影院音响传来了刀剑、棍棒“哩哩哩哩”声和打斗“嗨嗨”的叫喊声,声声入耳,撞击了我的耳膜,《牧羊曲》的歌声使我如痴如醉,太诱人了!

《少林寺》火遍城市,连乡下几十公里外很多人也想方设法搞到电影票跑到城里看。我的叔叔打来好几次电话,要我帮他买十几张票,他和同事都想看。终于有一天,我打电话说可以买到,不过是下半夜的。他说,没事。当夜,他们十几个人浩浩荡荡开了几部拖拉机进城看了《少林寺》。

年轻人谈恋爱,往往都是从请看电影开始的。请对方看电影,对方同意了,说明“有戏了”。背后议论人家谈对象,不叫“谈恋爱”,叫某某人跟某某人去看过电影了,代替谈恋爱的说法。

我谈恋爱的对象是亲戚介绍的,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约会,而是看几场电影就谈定了。记得是在198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,我约她看电影,片名叫《响马县长》,内容不记得了,她羞羞答答的,怕碰上熟人,电影院门口低头走路,手上拿块手帕挡住脸部,像电影中的地下人员接头似的,今天想起觉得太好笑了。

时光匆匆,白驹过隙。伴随我成长、伴随我青春年华的电影,美好的记忆如花绽放,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,电影丰富了我的生活,缤纷了我的多彩人生。

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